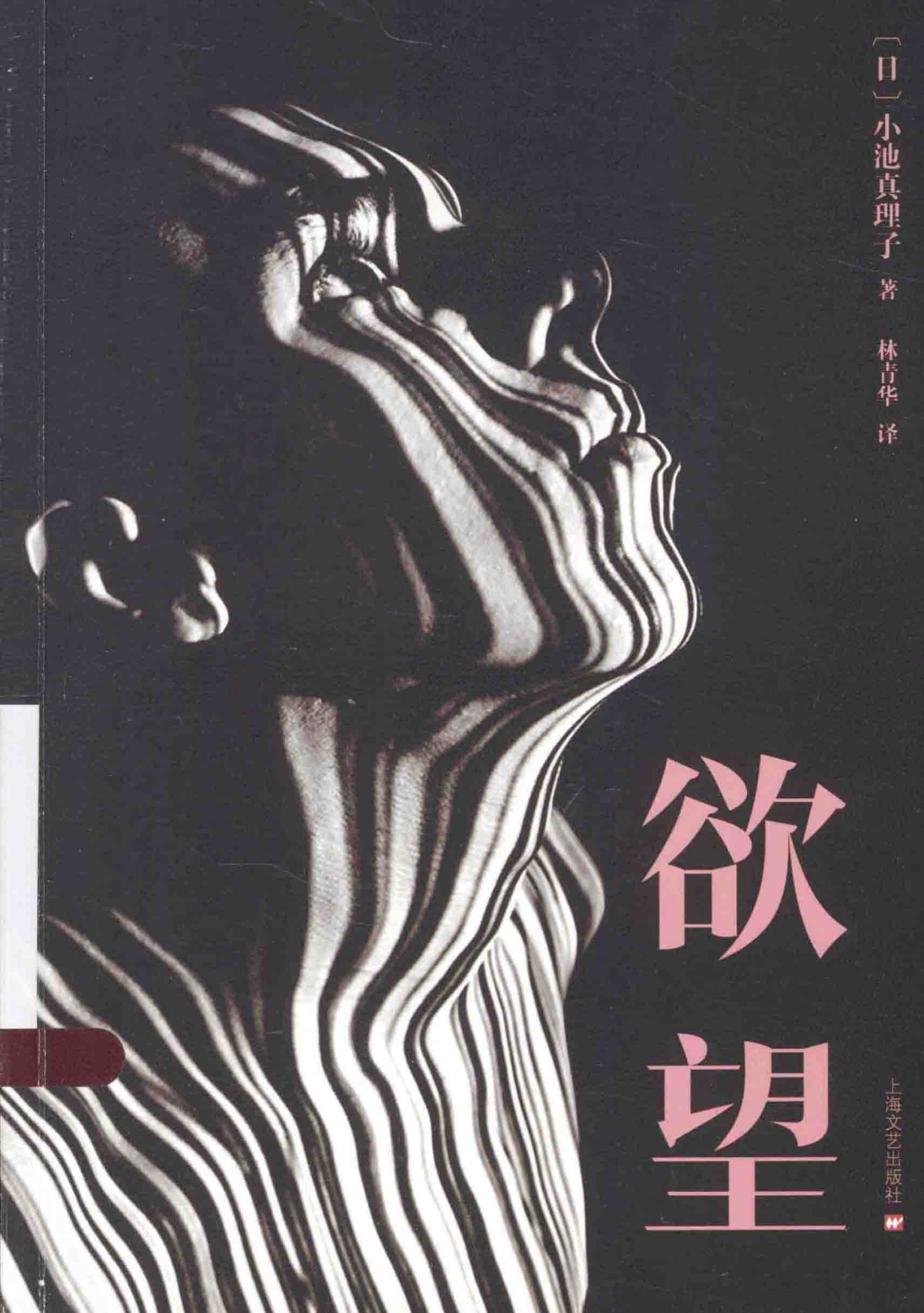


〔日〕小池真理子 著

林青华 译

欲望王

上海文艺出版社



欲望

〔日〕小池真理子 著
林青华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欲望/(日)小池真理子著;林青华译.—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ISBN 978-7-5321-5319-0

I. ①欲… II. ①小…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5024 号

YOKUBO

by KOIKE Mariko

Copyright © 1997 KOIKE Marik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IKE Marik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4-291 号

责任编辑:秦 静
特约策划:蔡 耘
装帧设计:汪佳诗

欲望

〔日〕小池真理子 著

林青华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le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em.com

总发行业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5 字数 202,000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319-0/I·4219 定价:32.00元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1
第三章	62
第四章	110
第五章	156
第六章	212
第七章	253
第八章	278

第一章

1

此刻，我搭乘着与市中心背道而驰的电车。空调冷气很足的车厢内，乘客寥寥无几。

以为梅雨已过，连日近三十五度的酷暑却开始了。尽管东京的天空呈现出浑浊的白色，今天仍是没有一丝云彩。也许是日照过强吧，窗外流动的景色鲜明得不自然，看起来如同强光照射下的舞台布景。

要去见的人，为何这么在乎我呢？不明白。我一再问自己：见了又如何？我希望他问什么、说什么？

没有答案。没有什么要说的。也没有任何想听的、希望他说的。我只是觉得，想见那个人。

到了郊外小站，几个乘客下了车。打开的车门外头，看得见沿铁路线无数的向日葵花。一位年近五旬的女人走下站台，对着向日葵猛地撑开阳伞。

下一站也重复了相似的情景。再下一站也是。再再下一站

也是。

然而，新上车的乘客渐少。乘客只下不上，一留神，车厢里包括我在内，只剩下几个人了。

尽管如此，电车还是奔驰在夏日阳光中。

事情开始于大约一个月前的星期四。

那是一个雨天，我的工作单位——学校放假，因为恰逢创校纪念日；到了下午，我出门去涩谷，要给关照过我们的医生送点代表心意的东西。

天未大亮，我就给那位医生打电话，说丈夫突然胸口难受，对方二话没说就出诊了。他说是疲劳引起脉搏紊乱，不用担心，还开了安神的药。我道歉说一大早把人家拖来，他爽朗地笑着说，反正得早起打高尔夫球嘛。

跟这位医生相熟，大约是三年前。丈夫原本身体就不大好，状态不佳时就找他看，渐渐也就聊开了，也许是同龄人不太拘束吧。自那以后，丈夫就享有优先诊治的待遇了。

他热衷于高尔夫，老说“我手上就两样东西：听诊器或高尔夫球棒”，惹人发笑。送他的东西事前已经定了。我去百货商场的绅士用品柜台，买了高尔夫球服——淡绿色的 POLO 衬衣。

可能就在这种时候，平日里自己欠下了人情债的面孔，才会接二连三地浮现在脑海里。我想起要某人寄来新茶，自己打了个电话道谢，就没有下文了。又连带着想起，不久前结婚辞职的年轻女同事，从新婚旅行地米兰买了漂亮的围巾送我。

我在私立女子学校工作，这所学校是从初中到大专的。可我

不是教师。学校另建了单独的图书馆大楼，我是这个图书馆的
管理员。

也许是我平日里过着与热闹、辉煌无缘的生活吧，难得上一
趟街，想要买某种合心意的东西时，竟无从下手、一筹莫展。我
从地下一层到地上六层转了两圈百货商场，到拿定主意给熟人送
老字号店里的水羊羹、给女同事送淡雅的小花瓶时，时间已是
三点。

这是周日以外得以休息的宝贵一天，似乎得耗在杂事上了，
勾起我心里烦躁感觉。办完支付和寄送的手续，我走出百货商
场，往车站前的大书店走去。

从事图书管理员的工作，转眼就二十年了。谁都会说，天天
泡在图书馆的书堆里，休息日大可不必逛书店了吧。我浏览新出
版的书，挑几本拿在手上翻翻，又到按作家摆放的书架那儿扫一
眼。小说、非虚构作品、文库本、评论、诗歌、全集……依次在
店里看一遍，从没少于一个小时的。这是我小小的、不可或缺
的乐趣之一。

有时候，会邂逅寻觅多时的书、只能从二手书店弄到手的
书。也不知是什么潮流，出版社出版旧书怀旧版的多了起来。
我讨厌以“爱书之乐”一言以蔽之，但遇上这样的书，实在是
开心。

那天也一样。早前就想要、不知不觉中却已经看不到的、厚
厚的英国翻译小说，就摆在新版书架的一角，是怀旧版。

拿在手上的那一刻，我就放不下了。上下卷加起来七千六百
日元。我知道写入学校图书馆的购书单的话，毫无疑问就能收

到。可是，图书馆的书就是图书馆的书，不是私有物品。

有点在意不菲的价格，我还是拿着书去了收银台。

如果当时的收银员是个熟手，敏捷对应的话，恐怕我这一生再也不会如此鲜明地唤起那段记忆了吧。即使偶然想起一下，记忆肯定也渐渐模糊、失去轮廓，变得不大确定，区别不了是梦中所见、还是现实的事情。而没多久，也就可以跟年轻时的千万段苦涩回忆一起，锁进小盒子，封印起来了。

可是，我面对的这位女店员，让人觉得是新来的生手。不，说不定是兼职的学生吧。她不仅算错了钱，在套上书皮的时候，还弄出了折痕，得重来。

女店员脸红了，对我说了好几回“对不起”。看样子很紧张。

我不忍心正视她。我假装没察觉她的失态，心不在焉地看着摆在收银台的东西。

种种东西入目。书签、英语会话教材的广告小册子、有艺人签名的随笔集、新推出的中老年月刊杂志……

摄影展的折扣入场券，放在收银台的一角。那么一叠入场券，就塞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圆形笔筒似的塑料容器里。

容器上贴着纸条：“随意取用”。黏贴纸条的透明胶带一半已脱落，脱开的部分黏上了不知是尘埃还是手垢的污迹。

说不上是何理由，我抽出了一张来看。上面写着“东京回顾摄影展·已过去的宴会”。

摄影家的名字是小寺行秀。是我不知道的名字，没听说过，也没看见过。

这家全国连锁的大书店赞助这个摄影展，展期为两个星期。

看看日期，那天是最后一天。

“我拿一张。”

我接过包好书皮的书，对年轻的女店员说道。她嘴里说“请吧”，手上已接过下一位顾客的书，开始算书价了。

折扣入场券上写着：持此券入场，成年人四百日元的入场费减为三百五十日元……

并非得了五十日元的便宜，我就有兴趣去看一个陌生摄影家的摄影展。就连当初自己为何去拿这折扣入场券也不甚清楚。是年过四十五的我，从“东京回顾”这几个字感觉到乡愁了吗？或者，被“已过去的宴会”这个摄影展主题给吸引住了？

感觉两者都有，也感觉哪一方都不是。在一个雨天的休息日，我办完了事情，接下来该买菜准备晚饭了，于是去搭电车，下车后转搭公交车，义不容辞地回家去——也许，我突然讨厌这样子了。

摄影展在那栋大厦的顶层画廊举办。我搭电梯上到六层。

与顾客熙熙攘攘的其他楼层不同，六层悠闲、安静。出了电梯，夹着过道，右侧是画廊，左侧是用玻璃隔开的、什么也没有的空间。这空地方看起来是出租的店面，玻璃上到处贴了招租启事；卫生也没搞，铺了尘，看上去挺冷清。

画廊入口处没有人的动静。铺白色桌布的桌子上放着一个花篮，桌子旁的地上放着两个；花篮的花花哨艳俗，大半已失去了生气，开始枯萎。

桌子边的一道隔扇屏风后，一名中年男子避人耳目似的坐在椅子上，埋头读着一本厚厚的书。他上身穿一件旧的藏青色夏天

夹克，下身穿着牛仔裤。他不合时宜的阴郁视线在书页上移动，给人不好接近的印象。

男子看见我，慢吞吞地站了起来，我反过来向他点点头。我递上折扣券和四百日元，他窥看了一下铺了白桌布的桌子下面，取出一个方形皮盒，拿出五十日元找给我。

我说“谢谢”，他快地回了一句“请随意参观”。然后，他又面无表情地坐回椅子上，开始看书了。参观者就我一个，别无他人。

镶在黑色铁像框里的照片，按照拍摄年份排列展示。全都是黑白照片，看起来只是以题目“已过去的宴会”凑起来的照片展览——某人的婚宴、在新宿车站西口的反战歌唱集会、某人的灵前守夜、估计是年终大聚会的欢闹、左派学生的街头游行和集会、政治家在酒店搞的晚会、河边观看烟花的盛况、摇滚乐队演出时的狂热少女、头一次在涩谷举行的妇女解放运动大会……

我没找到那种解释作品的小册子。只是在展出的照片旁边，贴了块写了几行说明文字的白色牌子。但它不是具体说明拍摄日期或地点的，只是极简单的说法，诸如“一九六九年秋。在新宿西口。反战歌唱集会。”

全部作品有六七十件吧。很难说它们都引起了我的兴趣。展出的照片里，还混杂了许多挺不专业的抓拍照片。还有些照片令人觉得不知为何要特别带上“回顾”的意思。

可能是没有正经说明文字的原因吧。或者诉说时代的风景，对我这个年代的人太普通了吧。我没感受到多少对已逝时代的伤感。当然，如果是专家看的话，也许能看出不同的东西。然而，

我这个摄影门外汉就很难了。

画廊后头，看得见一个窗子。是高至天花板的窗，窗外的情况一目了然。雨势好像比刚才还大。参观者仍旧只有我一个。

我看看表。剩下的照片也就几张。我想，赶紧看完了走吧。

我加快脚步一张一张看过去，突然，我停住了脚步。一开始不明白那张照片是怎么回事。它只是跟许多其他的照片一样，拍了一大堆混杂的人而已。

可是，我的脑袋在读取照片内容之前，已经明白了那一切。我甩了甩脑袋。

“一九七八年秋。东京郊外的家。乔迁新居的游园会。”说明文上这样写着。

我屏息凝视拍摄的风景。这是我见过的照片。不仅如此，照片上的房子是我知道的房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象征我爱的人的房子。

房子正面，是三个高达天花板的两边开大窗户。这是座完全西洋式的楼房。对开折合的窗户敞开着，窗外是宽阔的露台。露台上几张桌子，十二三名穿着讲究的人围桌欢谈。从露台走下四级阶梯就是庭院，这里也有十几人站立着，把酒谈笑。

天气晴朗，众人在地面投下长长的影子。一片晚秋阳光充足的午后风景。这是纪念极尽奢华的新居，在东京郊外落成的聚会……

站在院子里谈笑的人中，看得见我想忘也忘不掉的人的面孔。袴田亮介、阿佐绪夫妇。还有，秋叶正已……

在照片左边的一角，正已手拿香槟杯子，左半身出现在镜头

里，正无聊地仰脸抽烟。谁也没跟他搭话，他也没要向谁示好。看起来是要固守孤独。

另一方面，袴田夫妇在照片右边，向面前的客人报以热情的笑容。夫妇俩周围围着人墙。情绪恰成对照的男女分据画面两边，照片形成了奇妙的对称构图。

我记得。所有一切我都记得。

那天，阿佐绪觉得冷。虽说日照颇强，时而吹过的风却意外地凉。阿佐绪穿着七分袖的深黄色连衣裙，很好看；她在来客看不见的地方搓着手臂，笑着说“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那天，我也在这个家的某个地方。我应该在某个地方，看着与此相同的情景的。

这么一想，突然产生了错觉，仿佛地面突然缓缓起伏，我都站立不住了。

致青田类子：

前略。

谢谢来信。我吓了一跳，真没想到会在那样的地方见到你。你说八年没见了，我算了算，确实如此。太快了。

这中间，我打算跟你联系的，但眼下工作挤在一起，天天早出晚归，休息日就只是发呆而已。不仅是你，我给谁都没写信，甚至打个电话的心情都没有，处于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的焦躁之中，过着坐卧不宁的日子。总之，很高兴在这样的時候，读到你的来信。

正如来信中所说的，我不适合那样奢华的地方，本该逃掉

的……而跟阿佐绪也没说几句话，却感觉内心里阿佐绪的影子，自那天起变得越来越大了。都一把年纪的男人了，却还被小毛孩时的一点思念牵扯着，实在惭愧得很。所以呢，说实话，我一直后悔不已，即使接到邀请也不去就好了。

不，说起来，我甚至后悔，那傻大豪宅委托我们建庭院的时候，没能阻止我老爸满口应承。要是我知道袴田的妻子是阿佐绪，就是跟老爸翻脸拉倒，我也绝对不接。秋叶造园有其他的活儿，实在犯不着接袴田家的活儿来干。

我知道事到如今说这些为时已晚。而且现实完全是另一码事。明知道老爸接的活儿是在阿佐绪居住的地方，浑身不自在，跟着老爸一起频繁出入袴田家。与其说是可悲，不如说是滑稽。没脾气。

说来，我只会对你说这样的心里话。我眼前浮现出你读到这里禁不住苦笑的面容。你要笑就笑吧。不知为何，我原本在你面前就毫不隐瞒的。是你勾起我的露丑欲呢，还是我身上原本就对你有特殊的依赖呢？这一点我也不清楚。

总而言之，我见了你，不知为何就想暴露自己。想必你是挺头疼吧。我一边觉得歉意，一边就这样一对你说话就没完没了的。明知是这样也没有办法。

你说在学校图书馆当管理员，这实在很适合你。读初中时，印象中你总是有点儿可怕。不是那种死读书女孩子的、顽冥不化的可怕。从那时起，你就有你自己的世界了。对于小男孩来说，那样的小女孩是难以理解的、可怕的。不过，你那么难以理解，我却能对你敞开心扉。这里头是怎样巧妙的心理作用呢？想来真

是不可思议。

由于天天干体力活儿，我现在肌肉发达、头脑简单。但愿头脑也麻痹掉就好了……可现实偏偏不依，一文不值的无聊神经，就会蠢蠢地支棱着。

但是，即便这样，对于周刊杂志上刊登的那张照片，我还是打心底里服气。因为做梦也没想到把我也拍进去了。它在痛切地告诉我，阿佐绪跟名人结婚了。换个说法，说他是“著名怪人”也行。不过，我并不讨厌那位怪人。

再联系。

秋叶正己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日

2

我返回画廊入口处，对仍旧埋头读书的男子说话。男子抬起头，挺费事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该怎么样才能跟小寺行秀先生取得联系呢？”

几乎在男子眨着眼睛的同时，画廊入口处传来热闹的说笑声。三位穿着讲究的中年女士，正往画廊里头窥探，犹豫着要不要进来。

周围响起金属般的笑声，仿佛一下子赶跑了寂静。男子瞥了一眼声音的方向。女士们继续发出嬉笑声，转身离去了。

“是关于里头那张照片的，”我说道，“就是那张新居落成纪念聚会的照片。如果能知道照片上的人的联系方式就好了。”

看他要说什么，我慌忙补充道：“真是很偶然，实际上我也出席了那个聚会——是袴田亮介先生家的新居落成纪念聚会吧？我记得很清楚。不过，从那以后，我就搞不清袴田先生的住所了……拍摄照片的小寺先生会不会知道……”

“我是小寺。”男子随即说道。语气中丝毫没有妄自尊大的影子，反倒是过于收敛、几乎有点低声下气的。

我做梦也没想到摄影家本人来做自己个展的接待。我有点动摇了。“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您就是……”

“哪里哪里。”小寺移开视线，不好意思地用食指摸摸鼻尖。

对话中断了一下。在六层的寂静中，回荡着馆内微微的嘈杂声，听起来像是远处节日活动的声音。

“很棒的摄影展。”我说了句应酬的话。

小寺没有回应这话。他反而摇摇头，“很不巧，”他说，“我也不知道袴田先生住在哪里。”

也不算是特别遗憾的事情。我甚至想，这位叫小寺的摄影家不知道袴田之后的情况反倒更好。因为也有可能听到这样的话：袴田先生已经去世了……我很难面对故人去世数年后才听说的情况。

“那张照片，是不是以前登在某本杂志上过？”我问道。

“是《周刊 SUNDAY》吧？”

“应该……对。是《周刊 SUNDAY》。我记得。”

“不过，这里的照片，跟当时刊载的不是同一张。因为登在杂志上的照片的版权，不属于摄影者，属于出版社。”

我点头：“说起来，是感觉跟杂志上的那张有点儿不同。角

度方面，是有那么一点……”

小寺想起了什么似的笑笑：“反正，这人建了跟三岛由纪夫一样的房子嘛。是个怪人。我听说他搞新居的庆祝宴会，就赶去了。很久以前的事啦。嗯，是什么时候？一九七九年？一九七八年？”

“是一九七八年。”我说。

小寺点点头。大楼外传来急救车拉响警笛驰过的声音。

我想找个话题，但想不出来。小寺之前坐的椅子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书。书名是《如同火焰》，是写女摄影师戴安·阿巴斯的纪实作品。银灰色的腰封上这样写着：

没人理会的嬉皮士，为何吸引了摄影家阿巴斯？

“嬉皮士”这个词，触动了我某个地方。我产生了流逝的时光汹涌而来的幻觉。

我深吸一口气，环顾四周之后，向小寺微笑，说道：“不好意思，打搅您了。意外地看到了老朋友的面孔，就激动起来了……”

小寺带着暧昧的笑意，没做声。恶劣的脸色，显示他长年过着不讲究的生活，但他的眼睛像刚点了眼药水一般清澈。

“今天是摄影展最后一天吧。”我说道，“在最后一天看了展览，见到了袴田夫妇的照片，真是一种缘分。谢谢您。”

我低头致意，正要迈步，小寺慌忙地叫住我：“您想要的话，我去找找看。”

“嗯？”

“我有个熟人，有一段时间跟袴田先生很熟。他在报社的学

艺部工作，说不定他知道袴田先生的联系方式。我帮您问问吧？”

要说我毫不迟疑，那是假的。想来挺奇妙的。我好想认准袴田已经死了。小寺又一次告诉我袴田死了的场面，是很容易想象的——我一时语塞。

“很简单的。我打个电话问问就行了。”小寺说着，摸摸夹克内兜，取出黑皮的名片盒。“只不过我这阵子没跟他打交道了。需要先确认他的联系方式。不过我们共同的朋友多，应该一下子就能搞到的。啊，这个是我的名片。您带名片了吗？”

我的名片盒放在了家里。我让他拿来纸笔，写下自己的名字和家里、单位的联系方式，递给他。

“您知道了吧？”小寺也没认真看，就把纸片折两下，放进名片盒里。“袴田家因火灾被烧毁了。”

“我知道。我记得大约是落成四年后的事情。”

“是啊。应该是那个时间。据说原址后来建了大专的女生宿舍。”

“这我倒不知道。”

“我也是听说而已。”

我点点头。然后，我做个看表的动作，其实没必要。

“那就这样啦，”我说道，“有劳了，等您的联系。”

小寺做了个暧昧的姿势，既不像点头，也不像躬身行礼，没说话就返回了座位。就在他要拿起书的瞬间，不知怎么椅子晃了晃，书滑落到地上。

对着他弯腰捡书的后背，我说道：“那要是三岛由纪夫的书，就是一个正道的通俗电视剧情节了。”